

# 鹤岗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(内部资料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鹤岗市委员会  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夜袭矿山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刘忠民口述<br>刘志勇整理    | ( 1 )  |
| 回忆抗联军长夏云阶进入矿山与日寇<br>战斗的片断····· | 孙怡武               | ( 11 ) |
| 里应外合    抗联两次袭击矿山·····          | 王秉贞               | ( 15 ) |
| 刘银喜和手枪队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陈明德调查整理           | ( 20 ) |
| 赵尚志将军之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王秉贞               | ( 29 ) |
| 汉鲜同命运    并肩抗顽敌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李在德回忆<br>魏廷璞整理    | ( 33 ) |
| 回忆我的青年时代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李亚洲口述<br>刘神洲整理    | ( 37 ) |
| 抗联袭击鬼子武装测量队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王久锡口述<br>梅    岭整理 | ( 68 ) |
| 鹤岗红枪会的抗日战争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尤凡若               | ( 71 ) |
| 回忆矿山工人与日寇的几次斗争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阎立廷口述<br>赵玉书整理    | ( 75 ) |
| 回忆伪满时期煤矿工人同日本<br>鬼子的斗争·····    | 陈学增               | ( 81 ) |
| 鹤岗民歌的传人<br>——孙洪玉、周丽琴夫妇·····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( 86 ) |
| 日本侵略者对煤矿工人的残害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陈学增               | ( 95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我从鹤岗刑务署死里逃生·····     | 李海廷口述<br>郭相忠整理 | ( 102 ) |
| 石头庙子的杀人惨案·····       | 高常廉            | ( 105 ) |
| 日寇火烧后夏家·····         | 冯玉华整理          | ( 107 ) |
| 喜迎矿山光复 积极抢修水电设备····· | 唐光泽口述<br>郑学整理  | ( 111 ) |
| “四·二九”空战目击记·····     | 严际敏            | ( 117 ) |
| 侵占国家易 侵占人心难·····     | 彭国英            | ( 119 ) |
| 两次被枪声惊醒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“九·一八”事变侧记·····    | 彭国英            | ( 122 ) |
| 伪满时我参加“奉天铁路学院”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罢课斗争的回忆·····         | 张喜良            | ( 125 ) |
| 梧桐河河源辽金古城调查简报·····   | 尤凡若            | ( 128 ) |
| 将军石考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建文             | ( 136 ) |

# 夜袭矿山

刘忠民口述

刘志勇整理



夏云阶画像

在汤原于家沟召开的人民革命军首脑会议，确定了统一建制，成立东北抗日联军，建立后方军校，三、四、五、六军协同作战等事项。随之，组建了抗日联军第六军。下江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重新进入了高涨时期。

一九三六年三月某日，鹤岗矿山我地下党领导人高雨春，回到汤原中心县委汇报工作。县委的老潘、小孔、我、

刘福君在姚家江通张秀英家讨论了矿山情况。

我们高度评价了矿山地下党的工作，并认为：鹤岗矿山是北满的大矿之一，是工人集中的地方，他们处于日伪的法西斯统治之下，遭受深重的剥削和压迫，因而富于反抗精神，易于接受革命思想。我们应该袭击矿山，若能成功，不仅可以打击敌人的气焰，破坏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的

罪恶活动；还可以发展游击区，扩大抗日影响，吸收工人壮大队伍，夺取机械设备和钢材，为成立后方兵工厂创造条件。

出于上述设想，县委决定加强那里的工作，选择时机，出兵袭击矿山，并派我去矿山。我是农民出身，从未做过工人工作，但我想到，只要坚信党的政策和矿工的觉悟，一定会取得成功。

按约定，我和高雨春同志在蔡家屯接头。一见面，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：多次请求县委派人来，今天总算实现了。我告诉他：县委对你们工作很满意。我们一同吃了早饭，携带一些宣传品，又去了太平川。

鹤立镇在太平川东北约六十里地。我俩沿着背道走。路上，高雨春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鹤立镇和矿山的状况，还给我讲述了混过敌人关卡的经验，如装扮商人、瞎子、小地主等蒙蔽敌人，边说边装得活灵活现……。他中等身材，穿一件黑布棉袍，白净的脸上透出几分书生气，人很机警。我们虽然初次见面，但我感到他是个有胆有识的好同志。

中午时分，我们过了格金河，在三甲屯格区委书记张文俊家稍歇。下午天黑透时，我们才到鹤立镇。

当时的鹤立镇，方园一、二里，人家不多。这夜在高雨春家住下。高雨春没有孩子，只有媳妇在家。表面上他以打短工为职业，暗地里夫妻共同从事革命工作。第二天，在一个秘密联络点——一间临街小杂货店的后屋，我们和车站铁路支部、街里支部、东南区市民支部及所属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见了面。当天晚上，我同高雨春乘小火车去矿山。

鹤岗在鹤立东北约六十里地。下车后，我们来到高雨春的哥哥家。高兄曾在莲江口的报馆做事。所谓报馆，大概是伪佳木斯日报的一个分支机构。他时常替我们收集情报，还做些宣传工作。高大嫂负责发展妇女，跑短途交通兼侦察。她的一个小儿子叫高小刚，长得顽皮机灵，识几个字，替他母亲做了不少事，人虽小，胆子却不小。

为隐蔽起见，两天后我搬到南山赵满顺家。赵满顺原住莲江口，同我有联系，是抗日骨干，后经我党所派，搬家到矿山。他是个回民，当时正和他舅舅张嘢开牛肉铺，舅舅掌刀他采购，家里还有几个帮忙的短工。

很快我们开了碰头会，研究了矿山建立组织的问题（之前矿山只有几个地下工作者）。会上，确定了高雨春负责矿山机械厂，赵满顺和高雨春负责组织发展矿工，遇机会我也做一些组织发展工作。矿山十字街（现老街基六店附近）的表匠，熟人多，接触面大，由他争取伪矿警队的矿警。我和高雨春同志商定，每晚在高兄家会面。

一次在戏园子看戏，三、四个矿警在我身旁。他们在闲唠中流露出一些不满现实的情绪，对中华民国却很留恋。我就见缝插针，以到矿山找事为名，和他们搭腔闲谈。我买些花生米、瓜子分给他们吃，话说得也投机，因而彼此都有好感。

第二天，在十字街口我又碰见他们，他们问：“干什么去呀？”我说：“没事，想去看戏还没开园子”。他们约我去西山玩玩，我感到求之不得，便随口答应了。

在老君庙（现第六中学所在地）前的青石板上，我们几

个人坐下来。一个矿警说：“你是汤原来的，那边的抗日挺轰动，给我们说说，开开眼界呗”。我回答：“都是看到听到的，知道的也不算多，说也行，不过咱们可是说说拉倒！”我借机从敌人讲的汤原土地红三尺谈起，讲了几次抗联打胜仗的经过，暗里宣传了抗日必胜的道理，他们听得很入神。

其中一个姓张的人问：“搭个桥让我们兄弟几个也过去吧。”他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可见他们几个人的关系相当密切。昨夜我已从表匠那里了解到，这几个人确实有进步倾向。特别是小张，叫张维山，是矿警第一中队队长赵永富的警卫员。但出于慎重，我说：“别难为我，那得想个办法，找个搭桥人”。有人反驳小张：我看你也是要耍咀，你能吃那个苦？听了这话，小张涨红了脸，他一把扯开衣襟，露出里面鸭蛋青色的中华民国军服，军扣上有国民党党徽标志。小张说：“你说我是心向满洲国，还是心向中华民国？”

他的爱国热忱，激起了同伴们的交口称赞：“有种，好样的！”“是中国人！”这时我才确认，他们不是在逢场作戏，是真心实意的要求抗日。我告诉他们：“虎不怕山高，鱼不怕水深，只要有决心，愿望是能够实现的”。他们对我也有所估计，见我吐露真情，也就掏出了心里话，他们告诉我：他们兄弟几人，早就有心投身抗日，知道汤旺河、格金河一带有抗日队伍活动。但又听说有什么青年队，抓住不三不四的就勒死，他们没有关系，所以不敢贸然前去。他们还告诉我：伪矿警大队大多原是省主席马占山手下老五团的人，本来是拉出来打日本的，后因团长刘斌、团副周成锦等人过江去了苏联。部队给养特别困难，才被迫接受改编，调派扩

山驻守。对此，一些士兵十分不满。

他们为能认识我而高兴，我也为了解了他们而欣慰。随后，我们建立了正式联系，并把小张介绍给高雨春和表匠，作为重点培养对象。

由于同志们的努力，各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快。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发展了十几名党员，成立了一个支部，三个党小组。在矿山机械厂，矿警队的矿工中发展了三百多名救国会员，其中有五十多名机械和电气工人，技术人员，还有二十多名矿警。机械厂的一部分工人多次要求上部队，去密营修理枪械。他们还提出“七一”前造出二十响的手枪，向党的生日献礼。那年“七一”，他们使用陈旧的设备，果然造出了十多支手枪，献给了党组织。

机械厂有一名技师，是个进步的知识分子，因对各工种颇为精通，受到工人的敬重，他以有利的身份，吸收许多矿工进入抗日救国会，后被留在矿山做秘密工作。

五月中旬的一天夜里，我们在高兄家召开了小型联系会。参加人有我、高雨春、表匠、技师、两个矿工，一个矿警代表。我谈了会议的宗旨，考虑工作已近成熟，拟定了接应抗日联军进攻矿山的方案。大家感到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要来到了，会议气氛极为热烈。商定的方案大致是：矿工负责给队伍带路，先在进攻路线的沟壑处搭设跳板，摸清敌人火力点；机械工人负责在铁道上埋设炸弹，阻止敌人调兵增援，准备好小件工具和钢材以备运出；电气工人负责破坏电网，切割要害电线控制探照灯；矿警支会力保解除矿警大队的武装；日军哨所，伪派出所由部队解决。各路都贴标语，



撒传单，搞好宣传工作等等。

高雨春同志做了记录，会议结束不久就整理成了文件。他虽只读过高小，却是个人才。有一次，一封几十字的密信，被他用钢针蘸墨水写在一张邮票的背面，工整秀气，令人叹服。

高雨春同志后任汤原县委书记，因叛徒出卖而被捕，关押在哈尔滨道里模范监狱。那时我也被捕关在那里。一天，走廊里传来吆喝声和镣铐声，难友说有人要被绞刑了。我走到门窗前往外望去，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背影，时间不长，后院传来了高雨春同志壮烈的口号声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这时，我才知道我们俩人被关在同一监狱，生离死别之际我们没能见上一面，我的泪水禁不住流下来。

会议要结束时，我强调了纪律，不得走漏半点风声，做好细致工作，完成接应的一切准备。我把工作委托给高雨春，便赶回县委汇报。我走后，他们秘密散发了传单，进行了舆论准备。

县委会上，我指着矿山地图上标的方位汇报了情况，大家同意我们的方案。临结束时，夏云阶军长提出一个问题，战斗结束后，我军须从矿山南侧莲江口、佳木斯方向退出，而那正是敌人援兵的来路，如果出现“顶头”战局，对我军威胁甚大。夏军长的提问，是一个实际问题。矿山的西、北面是没有边际的高山密林，倘若部队从那里退出，给养不好解决；矿山的东方是水宽流急的梧桐河，渡河用具难以找到，背水一战更加危险，唯有南面的荒草甸子，长满了柞树，

是条理想的退路。但在南侧的退路中，若一旦与数倍于我的日伪军增援部队交火，又进不可能，退无后路。对此，我提出在敌人援兵的必经之地——矿山与鹤立之间的七、八号地区设兵打援，再组织农民自卫队游击连，当夜袭扰佳木斯日伪军主要驻地——莲江口，以牵制敌人援兵。夏云阶同志完全同意我的建议，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

战前准备紧张的进行着。汤区、格区的群众，连夜筹办了部队三天用的食物，按时送到二道岗的刘长金屯。一切就绪后，夏云阶派交通员乘火车赶赴矿山与高雨春联系。得知没有变故后，在我到达的第三天夜间，夏军长率队绕路向北直奔矿山。

次日拂晓，我部开到七、八号地区，我与打援的两个团留下，部队继续前进。留下的战士扒了一截铁道，利用铁路线两侧的沟、岗布置了阵地，安排停当，我马上返回格区，去组织地方武装。

黄昏时，我军摸进矿山西沟，夏军长与高雨春同志接头，部队在丛林中隐蔽待命。五月二十二日夜约九时，矿山里发出信号——气笛长鸣，事务所院内雪亮的探照灯光柱骤然转向东北市街。继而电工切断电网、电话的线路。与此同时，日军的各处岗哨所已被我手枪队摸掉，我军兵分两路从矿山的西南和正西奔向目标。

戴洪斌同志带领一个团，进攻沟北日军守备营。日寇凭借坚固的工事和轻重火力拼死抵抗，我军一时无法攻入。日军予感不妙，在凶猛火力的掩护下，纠集人马轮番冲锋，均

被我军击溃，使其动弹不得。战斗异常激烈，夏军长命令戴团，咬住日寇，使其不能突围就是胜利。

伪炭矿事务所之守敌，依仗武器强，枪法准，有炮台和一丈多深的水壕的保护，负隅顽抗。我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，发动强攻，顺着几处已搭好的跳板冲入，攻占了事务所。少数敌人乘夜黑跑掉，其余被我战士俘虏。战士们搜查时，发现一个嵌在墙壁里的金柜，抓住的会计只有一把钥匙。据说一共七把才能打开。战士们用射击和砍砸的办法，却不能奏效，只好放弃。

战斗一打响，矿警小张跑进矿警中队长赵永富的住宅，唤醒他说：“不好了，抗日队进街了！”赵大肚子（赵永富的绰号）听到四起的枪声，一阵哆嗦，翻身爬起。小张连声催促：“给分队挂电话，赶快到队部集合！”赵永富顾不上穿衣服去抓电话机……

矿警们在大院集合后，小张又提枪进屋，对赵永富说：“大队长，今天日本人末日已到，再说我们是跟马占山将军拉出来抗日的，我们应当归顺抗日联军。赵永富一怔，吼道：“你敢胡说。”小张抬手一枪将赵永富击毙。小张转身出门，疾步走到队前，端枪命令：“大家原地坐下，我有话说。”七、八十名矿警坐下后，发现周围有二十多个兄弟持枪围住了他们。恰在这时，抗日联军第六军的马德山团长、金副官率队冲进大院，将日本指导官金田等日本官吏抓获。

夏军长给伪矿警们讲了话：“……我们都是中国人，不要替日本人做事了。对于你们，愿意抗日的跟我们走，愿意回

家的，我们发给路费。”夏军长的讲话博得了矿警们的叫好和鼓掌声。一些矿警当场报名参加了抗口联军。战士们将缴获枪支弹药用麻袋包裹后开始抢运。在矿山工人的帮助下，战斗顺利地进行着。

我部进攻矿山的时候，莲江口因伪驻军屠旅已得到消息，当夜出兵增援矿山。但出门不远，即遭到莲花泡游击队，农民自卫队的阻击。虽然我们只有一百多人，四、五十只钢枪，因是黑夜，敌人又不知虚实，也不敢莽撞。交火不久，东南的东四堡方向又传来密集的枪声，屠旅慌了手脚，掉头龟缩回去。

东四堡与佳木斯隔江相望，攻打东四堡可以直接威胁屠旅警告佳木斯的日伪军不要乱动。原来，王廷杰、王海东同志带领格区的游击连承担了这项任务。二堡、三甲、五堡、宝山一带的农民自卫队还在待命增援。

东四堡有敌人一个自卫团，四、五十人。游击队围住大院时，里面还悄然无声。一个叫高永久的小战士随人梯跳入，碰到一个伙夫在墙根小解，那伙夫一见小高撒腿就跑进屋去，小高追到门口，“呼呼”开了两枪，大喊：“缴枪不杀！”被惊醒的敌人感觉游击队到这儿打他们，是在老虎咀上拔牙，非但不缴枪反而开始还击，与我进院的队员展开枪战。这个自卫团平日欺压善良，民愤很大，附近老乡听到攻打东四堡的枪声，给游击队送来两桶汽油，说：他们不投降就烧房子。房里的敌人闻讯，慌做一团，声嘶力竭地叫喊投降，把长、短枪劈里啪啦的扔出窗外，举手出门投降。

矿山战斗持续到黎明时分，各路队伍陆续集结于南山清

点后，转移到七、八号地区与留守部队会师，胜利返回格金河根据地。这次夜袭矿山，总共缴获枪支一百多，包括一挺捷克机枪；缴获大量弹药；获得许多药品，小件工具、白面等，由于运输困难，备好钢材未能带出。有近百名矿工、矿警、机械工人参军。这次战斗，我部仅伤亡五名战士。

抗联六军退出后，赵洪顺同志在家中被敌人抓住，他面  
无惧色，训斥敌人道：抗日联军刚走你们就抓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抓我，他们马上就知道，也该留条后路！”几个伪兵害怕，让他赶快逃走，为应付长官，还向空中放了几响“交差枪”。可见，我新建抗日联军第六军夜袭矿山之举，对敌威慑之深。

事后，日伪为表彰“赵永福抵抗有功”特为他铸了一块“纪念铜牌”，今天作为历史见证，已成为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品。

# 回忆抗联军长夏云阶进入 矿山与日寇战斗的片断

孙 怡 武

五十年前（一九三六年）春天的一个夜里，约九时许，天下着小雨。笔者当时是独身，住在矿务局本部，即当时叫鹤岗煤炭事务所本部，在一栋大平房中。平房很象俄式建筑，大窗户大门，现在矿务局旧楼的前楼，就是原平房的基础。当时事务所各科室只占朝阳的南面，北面大部分都做了独身宿舍。中国人有十四、五名，占三个屋，另有两个屋是厨房和餐厅。日本人十二、三名，占三个屋，记得他们吃饭是在俱乐部。在事务所后院右侧，有一栋平房，驻着守卫事务所的矿察第一队，队长叫赵永富。他有一名勤务兵因犯点错误受了处分，因此该兵对队长怀恨在心。该兵有个叔父也在本队当兵，两人商量好，又与抗联取得联系，约好抗联进攻矿山本部时，他带路他叔父做内应。

这天，正赶上雨天黑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该兵叔父在事务所北门值岗，按约好的时间，把北门探照灯扭向了里面。抗联队伍由勤务兵领路顺利地摸到了事务所院内，进院马上包围了矿警队。该勤务兵进到队长室，没容赵队长回身取枪，就把赵队长打死了。队长死后，大部分矿警随即譁变投诚。这时前院日本人听到枪声，又发现周围情况不对，他们

急忙持着大枪跑到后院俱乐部（因俱乐部有很高的围墙和砲台）双方就开了火。这时前院就剩我们十几名中国人，为了壮胆，我们就集中到一个屋子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外面人马叫声，接着进来好多人。首先进屋的是文武（别号）此人三十来岁，手持双枪踢门而入。有些老人儿认出了他，据说该人原在事务所工作过。文武与那些老人儿互致问候，并说些安慰的话，旋即出去。一会儿他陪同夏云阶进来，给我们介绍说，这是我们抗日联军的夏军长。随后夏军长给讲了话。他说：我们这次进山是打日本鬼子的，与大家没关系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为了安全，最好不要出去。又说，我们这次来了一千来人，四处布置得很周密，西山矿警队和日本兵营附进，均有队伍监视和阻击。说话间，后院枪声更激烈了，这时夏军长问俱乐部有多少日本人，我们说：有十二、三名。他又问金库有无现金，我们知道当时确有伪币十几万元，管金库的是日本人，便如实相告。他就派人用大铁锤砸金库，砸了好一阵也没有砸开。抗联带来一些传单，我们帮助贴到事务所走廊两侧。传单是《告矿山同胞书》，大意是说抗联这次进矿山是打击日寇和他们的走狗的，中国同胞只要不是汉奸、走狗，他们绝不惊扰，随后又将抗联组织扩大的情况，现分多少军以及各军长姓名都写在上而，最后署名“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阶”。夏军长当时约有四十来岁，中等身材，身着灰色军装，说话慢声慢语，态度很和蔼。他说完话不久就出去了，接着文武又进来了。这个屋里靠东面有个小屋，不住人，只放些衣服箱子和皮包等杂物。当时有会计郝邦俊和出纳李仙舟二人，因为枪响害怕，

就躲到小屋去了。小屋没有灯，屋内漆黑，文武进屋后，听到小屋有动静，猜想可能藏着日本人，就打了一枪，随着枪响，有人喊叫一声。文武就问：小屋有什么人？我们说：有两名中国人，随即把他们叫出来。这才知道是郝会计受了伤。幸好没伤及要害部位，仅是肋部伤点皮肉，我们将他扶到床上休息。这时后院的枪声紧一阵松一阵，仍在持续着，不时还有手榴弹爆炸声，（据事后了解这是日寇用啤酒瓶子装炸药代替手榴弹，声响很大，但杀伤力小）。这时文武说：

“我们部队补充一些新弟兄，衣服都很单薄。需要找点衣服换换。我和他们说了，只准拿日本人的，不准拿咱们人的，如果有拿的，可以告诉我。”我们想，他们出生入死地打鬼子，生活很艰苦，现在缺衣服，可鬼子的衣服又没有几件可拿的，他们应当支援他们。于是，我们就在宿舍中找了许多衣服，送给了他们。这时已到午夜十二点多钟，后院的枪声逐渐停止了。抗联弟兄在事务所里进进出出的一阵忙碌。有一名抗联弟兄和我们说，俱乐部没打开，日寇已到死守乌龟壳的地步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不打了。又说：在后院打死了两名日本人。我们事后得知这两名日本人是当天新来的，没等他们找到俱乐部，就被打死在道上了。大约午夜两三点时，抗联队伍由夏军长带领，胜利地撤离了矿山。这次袭击矿山给了日寇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


## 后 记

当时煤炭事务所长是郭忠。抗联打矿山那天，恰巧他去，蓬江口办事未归，好象预先知道躲了起来。如果没有赵队长被打死，郝会计被打伤，中国职工衣物被抢走这些情况，恐怕郭忠涉嫌就更大了。

日本职工损失的衣服给予赔偿，中国职工损失的衣物，也不得不按值赔偿。